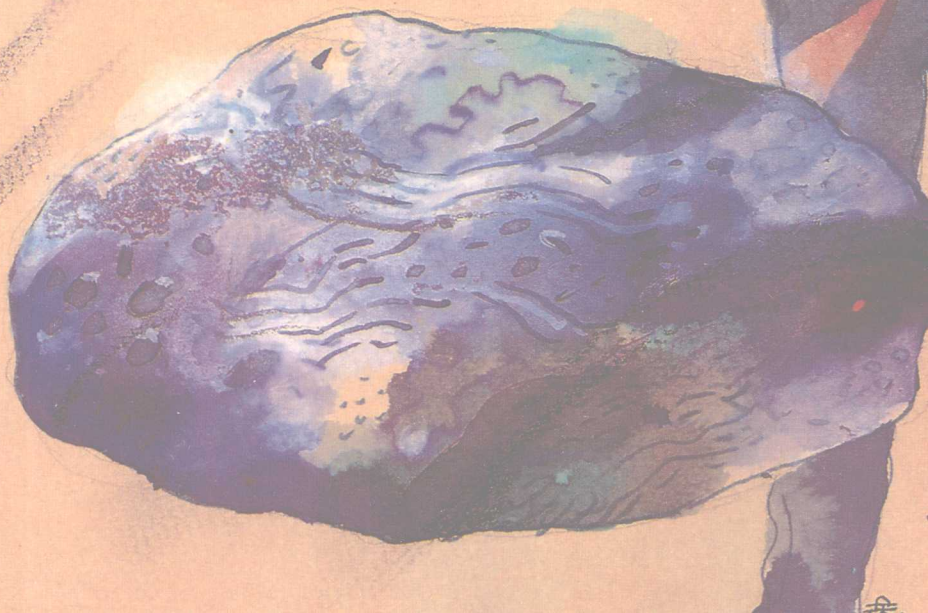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命運



命

運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④3

著者	倪	匡
發行人	沈	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
	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
定價	新台幣90元	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
六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93-9

在敘述「命運」這個故事之前，先說說命運這回事。

什麼？「命運」不是說命運的嗎？「命運」是這個故事的題名，可以是說命運的，和命運有關的種種；也可以不是。究竟「命運」說的是什麼樣的故事？還是那句老話：看下去，自然知道。

不論怎樣，先來說說命運這回事。

世界上，宇宙間，奇妙的事雖然多到不可勝算，但是決不會有比命運更奇妙的事了。

命運存在嗎？彷彿又虛無縹緲，不可捉摸。命運不存在嗎？却又彷彿世上所有的人，都受着命運的左右。

（不但人受命運的左右，所有的生物，有生命的，也都有「命」運。甚至沒有生命的物質，也有它們的命運，每一種生物或物質，都有命運在播弄。）

任何人最關心的，當然是自己的命運，尤其是想解答一個問題：我將來會怎麼樣？

也就是說，人最關心的，是自己將來的命運。

將來會怎麼樣呢？在我的生命歷程之中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是不是可以通過某種方法，預先知道自己生命歷程中將來的事呢？

這是第一層次的問題羣，這一連串的問題，答案也是很難確定的。

若說沒有，古今中外，不知有多少方法傳下來，是可以推算一個人的未來命運，單是在古老

的中國，方法之多，層出不窮，有看相（面相、手相、身相、骨相等）哩，有排八字（根據一個人的出生時刻推算未來）哩，還有各種各樣的推算法，占卜求籤，大方法中變出各種小方法來，真要統計一下，子平、紫微、梅花神數……至少可以數出一百種以上的方法來。

方法是有的，有的方法且十分複雜，不但需要相當高深的學識，而且也需要玄學上的靈感和才能，有的方法是十分秘密的，不是諳此術者，根本不能窺其門徑，連邊都沾不到。

方法是有的，這一點可以肯定。

但是問題又來了，根據這一切方法，推算出來的未來命運，準嗎？真是算出來如此，就如此了嗎？

於是，問題羣進入了第二層次。

未來的事，就是還未曾發生的事。

一件事，不論多麼簡單，那都是表面現象。事實上，一件再簡單的事，都是極複雜的，和千千萬萬的因素有關，千千萬萬的因素，結合起來，才產生一件簡單之極的事情。

舉一個例子來說，走進快餐店，買一隻漢堡包，把這隻漢堡包吃下肚子去，那是多麼平常簡單的一件事？幾乎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在做着，很少有人從那麼簡單的事情中，去深一層想想這其實是多麼複雜的一件事。

漢堡包用麵粉製成，麵粉是由什麼人製造出來？麥子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種出來？牛肉的

來源又怎麼樣？洋葱自然來自農田，但如果恰有一隻害蟲，蛀蝕了那隻洋葱，自然會被拋掉，當然你還可以吃到一隻漢堡包，但也已經不是那一隻了，有了微小的不同。

微小的不同，就是有變化，必需承認這一點。

也就是說，這隻漢堡包，到你的口中，是上億個因素結合起來而形成的。只要其中一個因素不同，整件事就不同了，雖然同與不同之間，相差可能極微，但是不同就是不同了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若干年前，在香港的半山區，在一個暴風雨之夜，山泥崩瀉，以驚人的破壞力，把一幢十二層高的大廈，徹底摧毀，造成了巨大的災害，自然有不少人，慘被埋在倒塌了的大廈和崩瀉的山泥之中，喪失了生命。

不幸罹難的人，自然命運差極。但是也有很幸運地逃過了巨災的人在。逃過了災劫的人，看來是不應該逃過的，而不幸死亡的人，其實應該是可以逃得過的。

兩個小故事，可以使關心自己未來命運的人感到興趣，看了之後，也可以好好想一想。

第一個是遭了難的。那是一位年輕人，約了女朋友外出，可是臨時，由於風雨實在太大，就臨時取消了約會，逗留在家裏。結果，大廈傾坍，遭了不幸。

他推辭約會之前，一定會考慮過，當時外出還是不外出，也不過是決定於一念之間而已，而一念之間，就決定了他的一生命運。因素也不是在他一個人那方面的，若是他的女朋友堅持一下，也就可以影響他的決定，那麼，他未來的命運，就又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
暴風雨是不可測的，形成一場暴風雨，不知有多少因素，自然的因素，再加上人的因素，種種因素湊合起來：就是那麼巧。

第二個故事的主角，是一個幸運的少婦。這位少婦當時正有孕在身，在暴風雨之夜，忽然想起要吃某種食品（據說是一種麵包），於是就駕車離家，去購買這種麵包。當她冒着風雨，買了麵包，再駕車回去時，整座大廈已經消失了，而她雖然震愕絕倫，却也逃過了被壓死的噩運。

她在決定是不是要冒着風雨去買麵包之際，一定也曾考慮過，而決定去還是不去，也只不過是一念之間的事，可就是這一念之間，決定了她一生未來的命運。

或許有一句老話可以套用：「命不該絕」。這是承認命運存在的說法，說起來相當玄：命不該絕的，自然會在一念之間，決定外出，命裏該絕的，就會留下來。

但是，為什麼呢？沒有答案，有，也還是一句老話：命裏注定。

這種命裏注定說法，是忽略了衆多因素的存在，是一種太過簡單的說法。像那位少婦，她忽然想起了要吃某種食物，自然是因為她懷孕之故，那是孕婦某種生活上的特徵之一。如果她未曾懷孕呢？自然一切都改變了，而就算是生理正常的男女，懷孕也是一個複雜無比的過程，她恰好懷孕了，命運就不同，如果她沒有懷孕，自然又不同。

所謂前因後果，前因有千千萬萬，恰好是那樣，才有那樣的結果，前因稍有一項變動，結果就不同。

所以在理論上說，要藉不論是哪一種方法，推算未來的命運，都必需把所有的前因，全部正確無誤地推算出來，才能達到唯一的正確的結果。

前因既然牽涉的範圍如此之廣，有可能一一了解清楚嗎？更何況每一個前因的形成，又有上億的形成這個前因的因素在，牽扯開去，若用數值來表示，簡直就是無窮大，實在是無法計算的——那便在理論上，也無法確立可以計算的可能！

好了，就算有某種方法，真可以囊括一切，推算未來。或者，像我在「天書」中記述的那樣，地球上在進行的一切，只不過是一種「鏡子反射」，早已在遙遠的其他地方發生過了的，那自然也可以藉着早已發生過的記錄，來知道將來發生的事。

好了，就算未來命運真可以推算出來，那又怎麼樣呢？接下來的，自然進入了問題羣的第三層了。那就是：知道了未來的命運之後，能改變嗎？若是不能改變，知道了之後又怎麼樣？

再用上面那兩個例子，那位青年，若是通過了某種方法，早已知道他會在傾圮的大廈中被壓死，他自然不會再在那晚上留在家中，誰也不會明知要壓死而還留在那裏等死的。

所以，他會離開。

所以，大廈傾圮時，他不會被壓死。

結果是：他沒有死在那次災難之中。

那麼，就是推算不準確了，因為推算，是算到他要死在那次災難之中的。這是一個相當有趣

的邏輯問題：如果算出來的結果是可以改變的，那麼算出來的結果，就絕不準確，不但不準確，而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，還會截然相反。

而如果推算出來的結果是準確無誤的，那就不會更改，不能變動。然而，那就是對一個已知道了自己未來命運的人最痛苦的煎熬。在「叢林之神」這個故事中，就曾對一個有預知能力的人的痛苦，作了一句傳神的描寫：「生活就像是在看一張翻來覆去，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舊報紙一樣，乏味到了極點！」

既然，預知未來命運，只有兩個可能：(一)不準確！(二)準確，但痛苦莫名。

那麼，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，幾乎是所有人，都那麼焦急地想知道自己的將來呢？

將來是終歸會來的，任何人，到走完自己的生命歷程之際，都可以清清楚楚知道有什麼事會發生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之中。

但是，還是所有人，古代的、現代的，焦急地要提早知道。

關於人的未來命運，是否可知，大體上的情形，就如上述。

在我記述的故事之中，很少有那麼長的前言的。這洋洋數千字的前言或引子，是我在一次和若干大學生的談話，受過高等現代教育的年輕人，對文學上的事發生興趣，想聽聽我的意見，所以才有了這一次談話。當時所舉的例子還要多，但現在爲了急於記述「命運」這個故事，所以從略了。

在那次談話結束的時候，有一位青年問：「那麼，衛斯理先生，你的結論是什麼呢？」

我的回答，可能不能使發問者感到滿意，但是那是我唯一的答案。

我的答案是：「我沒有結論。我的意見已經簡單地表達了出來，我想大家也不能在我的意見之中，得出任何的結論來。」

那位青年又道：「那麼——」

我打斷了他的話頭：「是的，那麼，什麼是命運，命運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對之沒有結論。」談話結束之後不多幾天，就開始發生了我如今名之爲「命運」，要記述下來的那個故事。

以下，才真正是「命運」的開始。

春霧極濃，而我，却處身於一個在濃霧之中，最不應該在的所在，我在一艘船上，那是一艘普通的中型遊艇，而那艘船正在海面上。

濃霧在海面上整團地緩緩移動，一團和一團之間，又互相糾纏，整個天地間，就只是茫茫朦朧的一片。根本已經無「能見度」可言，那艘船不到二十公尺，我在船的中間，已經看不到船首和船尾。而我知道，離最近的岸邊，至少有二十公里。

在這樣壞的天氣之中，我會在一艘船上，在海中航駛，這實在有點不可思議，是不是？別人會感到莫名其妙，而我實在是是有目的的。

當濃霧一團團撲面而來，溫暖而潮濕的空氣吸進我的肺裏時，我真的莫名其妙，我莫名其妙的是一樁奇特的事，我會立刻詳述這件事的。

自然，海面上十分平靜，船身只是輕輕晃動着，而且四周圍，除了海水所發出來的輕微的「拍拍」聲之外，靜到了極點，人的視覺和聽覺，在這樣的境地之中，彷彿全失去了作用，這是一個十分適合於靜思的環境，也不會有什麼不可預料的危險發生。

可是，一來，我不是一個適宜於靜思的人，我會爲了追尋一件事的前因後果，而採取行動，而很少靜思。二來，這件事，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，都無從作任何的設想。

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？唉！

嘆氣儘管嘆氣，還是得從頭說起。

× × ×

一個在飛速發展中的城市，如果從高空來觀察的話，新的建築物，簡直就如同春天竹園中的一樣，一幢一幢平地而起，而且一幢比一幢更高聳。

新的高樓，有的是拆掉了舊建築物之後，在原來的地點造起來的，也有，是在原來根本沒有建築物的地方，造起來的。

我在濃霧之中，置身於大海的小船上，和城市建築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看起來，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但實際上，却還真大有關係，從頭說起，就是從頭說起，是不是

？

那天下午，方接完了白素自法國打來的長途電話，她父親的健康略有問題，她趕去探視。在電話中，她說老人家的病勢有好轉，那就表示，我可以不必也去了。我才放下電話，雙手反抱在後腦，把身子偏量靠後。近幾日來，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着我，我要好好想一想，才會有結論，可是牽涉的範圍又太廣，而且問題的本身不是很有趣，所以有點提不起興致來。

就在那時候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，我拿起電話來，聽到了一個又興奮又急促的聲音在問：「衛斯理先生在嗎？」

那是一個陌生的聲音。我的電話號碼，就算不是秘密的那個，知道的人也不是太多，而我也不是太想聽陌生人的電話。

因為很多陌生人的電話，都是不知所云的。例如他們遇到了什麼「怪事」，硬要把那件「怪事」講給你聽之類。所以我一聽到是陌生聲音，我立時道：「他不在，到北非洲去了。」

那陌生的聲音「啊」了一聲，顯得相當失望，我也就放下了電話。怎麼不到一分鐘，電話又響了起來，我再接聽，才點了一下，就聽到了「哈」的一聲：「北非洲？明明是在你的書房。」

我認出那是一個少年人的聲音，會打電話給我，而又用這種語氣的少年人，除了溫寶裕之外，不會有第二個了。我悶哼一聲，一時之間，還不知他又在搗什麼鬼：「什麼意思？你把我電話

號碼隨便給人？我已經爲你更換過一次電話號碼了。」

溫寶裕急忙分辨：「完全有必要的，不是隨便給人的。」

我又悶哼了一聲：「速速道來，長話短說。」

溫寶裕答應了。說：「我有一個舅舅，是建築工程師，最近在一個島上，由他負責，要建造一組房子——」

我聽到這裏，已故意大聲打了一個呵欠，以示沒有什麼興趣。

溫寶裕傳來了一下苦笑聲：「求求你，請聽下去，造房子先要開山，那島上的山很多，有的山，爲了開拓地盤，必需開山劈石，把它移走——」

我「嗯」地一聲：「可是在開山的過程中，開出什麼寶物來了？」

我這樣說，自然是諷諷他的意思，誰知道他的聲音聽來極認真：「還不知道是不是什麼寶物，可是真的值得研究一下。」

我笑了起來：「小寶，那你就去研究吧，別推薦我研究什麼，世界上值得研究的事，實在太多了。」

溫寶裕急道：「你——」

可是我沒有再給機會讓他說下去，就掛上了電話。

看！有很多人說，我似乎特別容易遇上怪異的事，其實有時，真是推也推不掉。第一個電話

，自然是溫寶裕做建築工程師的那個舅舅打來的了，我沒加理會，第二個溫寶裕打來的電話，我也沒給他說下去的機會，那麼，應該是不論什麼事，都和我無關的了？

可是不然。

就在我又開始思考那個不是很有趣，但足以造成困擾的問題，才集中了精神不久，門鈴響了起來。

書房的門開着，我可以聽到，在老蔡開了門之後，和來人的對話。

來人在要求：「我要見衛斯理先生。」

老蔡問：「衛先生約你來的？」

來人道：「不是，只是有一樣東西，來源很特別的，想請他看一看。」

老蔡也習慣了應付這類事件：「好，請你把東西留下來，在適當的時候，我會轉交給給他。」通常，來人總還要糾纏一番的，這次也不例外：「能不能讓我親手交給他，我想向他解說一下，發現那東西的經過。」

老蔡應對自如：「你把東西留下來，衛先生看了之後，如果感興趣的話，自然會和你聯絡的。」

我聽到這裏，已經把才集中起來的思緒，完全打亂了，心中不禁有點惱怒，而就在這時，電話又響了起來，我抓起電話，再一次聽到了溫寶裕的聲音：「我舅舅到了嗎？那東西是不是很值

得研究？」

本來已經心裏不是很高興，再一聽了這樣的電話，不快之感，自然更甚，我立時道：「你很快就會從你舅舅那裏知道了。」

我放下電話，走出書房，下了樓梯，來人還在和老蔡絮絮不休，我來到門口，一下子拔開了老蔡，用極不友善的目光，瞪向來人。來人見我來勢洶洶，不由自主，後退了一步。我看到他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人，貌相很俊美，有點像溫寶裕，身形不是很高，可是很紮實，一手提着一隻旅行袋，一手提着一隻公文包，看起來，倒有幾分像是上門推銷的推銷員。

他自然看出了我來意不善，所以立時陪着笑臉：「衛先生，你說到北非洲去了，原來是開玩笑的。」

我看到他這樣子，倒不容易發得出脾氣來，只好笑道：「先生，多幾個像你這樣喜歡來找我的人，我看我該躲得更遠才是。」

來人連聲道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可是這件事……這件東西……」

我嘆了一聲，知道向他說我另外有事，很忙，沒有空，全是沒有用的。因為每一個人的心目中，都只認為自己的事最重要，人是一種極度自我中心的生物，看來多少得花點時間才行了。

所以我作了一個手勢，令他進來：「好，小寶說你開山的時候，發現了一些什麼，你快拿出來看看吧。」

我實在不想多耗時間，所以連給他自我介紹的機會都不肯。

那青年人走了進來，先把旅行袋放在几上，看起來好像很沉重的樣子，接着，他打開了旅行袋，我已經看到，旅行袋中是一塊石頭。

這時，我不禁又好氣又好笑，什麼寶物，原來是一塊石頭，開山開出一塊石頭來，也要拿來給我看，我有三頭六臂，也不够應付了。

這時，我臉色自然要多難看，就有多難看，那青年向我望了一眼之後，立時低下頭去，不敢再看我臉色，一面把那塊石頭，自旅行袋中掙出來，一面像是在喃喃自語：「小寶告訴我說，衛先生你的脾氣……很大，不喜歡人家打擾，可是，事情實在很怪。對不起，真對不起。」

我只好嘆了一聲，看着他把石頭取了出來，石頭大約和普通的旅行袋差不多大，不規則，有一面，却十分平整，他取出了石頭之後，就指着那平整的一面，「衛先生，請看。」

我早已看到了，在那石頭平整的一面，有着深淺不同的顏色，構成了一幅似畫非畫，似圖案非圖案的形像，看起來，有四個柱狀物，比較高，還有一些圓形的、方形的組成，絕無特別。

我不禁又嘆了一聲：「看到了。」

那青年人道：「這上面顯示的情形，看在別人的眼鏡，當然不值一顧，可是在我看來，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。」

我譏諷地道：「哦，你練過慧眼，能在一塊石頭莫名其妙的花紋上，看出盤古開天闢地的情

景來？」

青年人脹紅了臉，囁嚅道：「不，不，衛先生，請你看一看，這上面的花紋，像什麼？」

我真是忍不住冒火：「像什麼？什麼也不像。」本來我還想發作一番，有不少人，喜歡把石頭上的花紋，牽強附會一番，像什麼像什麼，真正像的不是沒有，出產在中國雲南的大理石，就有些花紋極像是某些東西。

類似的附會多的是，所謂像是「山水畫」的，無非是一些曲線而已。但是我實在懶得多說，所以說了「什麼都不像」之後，就沒有再說下去。

同時，我心中還在想，這個青年人，比我熟稔的一個叫陳長青的朋友，還要誇張，見到了一塊有花紋的石頭，竟說什麼在他看來，那是「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」。

青年人一面連聲答應：「是，是。」一面又手忙腳亂地打開公事包來。

我知道趕也趕他不住，索性豁出去了，看他還能有什麼花樣玩出來。我交叉手臂看着他，只見他打開公事包之後，取出了一張相當大，和公事包差不多大小的相片來，相片是黑白的，送到我面前：「衛先生，請你看看這張相片。」

我向相片看了一眼，相片上黑白的明暗對比，就是石頭上的花紋，我自己也有點對自己的耐心表示驚奇，居然聲音還不是很高：「哦，你拍了相片，我已經看過實物了，何必再看相片？」那青年陡然吸了一口氣：「你……也有同樣的感覺？我還以為……只是我一個人的感覺，你

看起來，相片拍的就是這石頭上的花紋所顯示的？」

聽得他把一個有明顯答案的問題，這樣鄭而重之地問出來，我不得不再看了那相片一下，又看了那塊石頭一下，點了點頭。青年人現出極興奮的神情來：「衛先生，你說這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麼？」

老實說，一直到那時為止，我一點也看不出事情有什麼奇特之處來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：「看來，要人覺得事情奇怪，你還得好好編一個故事才行。」他又連聲道：「是。是。哦，不，不，不必編故事，我只要解釋一下就可以了，這張照片，並不是對着這塊石頭拍下來的，而是對着另外一張照片拍下來的，請看。」

正當我還未曾弄明白他這樣說法是什麼意思之間，他又取出了另外一張同樣大小的彩色照片來，那張彩色照片，一看就知道是一個住宅區，位於海灣邊上，有高低不同的各種建築物，海水碧藍，拍得十分好，大可以拿來作為明信片之用。

那青年人在繼續解釋：「我特地用黑白軟片，而且在拍攝之前，把輪廓弄得模糊些，弄出那張黑白照片的效果來——」他才講到這裏，我已經不由自主，發出了「啊」地一下低呼聲來。我自他的手中，把那張彩色照片取了過來，和黑白照片對比着，的確，黑白照片上本來看不清是什麼的陰影和明暗對比，和彩色照片一比，就可以知道，那些全是建築物的輪廓。我再一次發出了「啊」地一聲，又把那張黑白照片，湊近那塊石頭，對比一下，兩者之間，是完全一樣的，簡直